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 第十三回 胞弟兄相逢不相識 親姑姪完聚許完姻

話說賈珠從馮淵的寓所回到衙門，事又湊巧，林公適值崔判官招飲尚未回衙。賈珠一直走進上房，只見賈夫人因等林公在炕上和衣假寐。賈珠向丫頭們擺擺手兒，便一直來到後面賈母房中。賈母尚在未寢，正和鴛鴦談論張家女孩子告狀之事，見賈珠走了進來，不勝歡喜，忙問：「事情辦妥了麼？」賈珠便挨在賈母的身旁，屈膝坐下，低聲道：「妥是妥當了的，只是這位守備的兒子沒有下落，又不知他的名字什麼。若找著了他，張家的女孩子一概全依；若找不出這個人來，倒有些兒磨嘴。他說，他是個女孩兒家，沒有丈夫，孤身如何過日子呢。」賈母聽了笑道：「這個小蹄子倒有這些印嚙，定然要個小女婿子，這可就難了。」賈珠正欲回答，只聽鳳姐在裡間掀著簾子向外叫道：「鴛鴦姐姐，你問問大哥哥，把秦鍾打扮起來，裝作守備的兒子哄哄他，可使得使不得？」賈珠聽了，笑道：

「這如何使得呢，不但秦鍾已是娶了智能兒，況且張家的女孩子又認得他丈夫的模樣兒，如何哄得過他去呢？」鳳姐在簾內罵道：「沒臉的小蹄子，既然認得模樣兒，為什麼不自己慢慢的找呢？這會子擠住訛頭混勒搯人來了。又不知他娘的個名兒姓兒，教人怎麼替他找呢！」賈珠在外間聽了，笑回道：「二嬸娘不用著急，我們明日和馮書辦商量，另想法兒辦就是了。」

賈母也笑道：「鳳丫頭不用著急，咱們如今只把這件事交給你大哥哥就完了。你只把咱們兩人今兒分來的槓箱打開，打算出三千兩銀子來，明兒打發鴛鴦給你大哥哥送過去，別的事情咱們娘兒們一概不管了。你大哥哥要辦不妥當，你看我罵他不罵他呢！」賈珠聽了，連忙笑著站了起來，道：「老太太只管放心罷。銀子原是重頭兒，既是你老人家肯拿出銀子來，別的事也就好辦了。天下也沒有過不去的河，我們明日只應許下替他找人也就完了。」賈母聽了，滿心歡喜，正欲開言，忽聽前邊打點開門，就知道林公回來了。

賈珠連忙告辭，迎了出去。剛至上房，林公已是走了進來。

賈珠遂又與林公說了一會子的閒話，這才回到自己的房中，有貼身服侍的小廝伺候著脫了衣裳，上牀安歇。在牀上翻覆尋思，不能成寐，直至五更方才睡去，直睡到次日日上三竿方醒。起來穿衣甫畢，只見秦鍾笑嘻嘻的跑了進來，道：「大叔，恭喜，恭喜！張家女孩子的丈夫有了下落了。」賈珠聽了，驚喜道：

「你在哪裡得的信兒？」秦鍾笑道：「昨兒晚上我並莫回家，就在老馮家鬧了他一夜。我們送了大叔回家之後，就大碗家鬧起酒來了，把老馮灌了個爛醉，進了洞房趴在枕頭上動也動彈不得了。我正要去替他們那一口子解鈕子，誰知道老馮才是個老奸巨滑，他扶著枕頭叫道：『秦兄弟，外間屋裡書榻上有一部十錦春宮冊頁，你替我取來，待我揀一出子好的好照個樣兒。』我就信以為真，剛跨出他的門檻兒，只聽裡頭『咯噔』的一聲把門插了個結實。」賈珠聽了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小猴兒，你也太涎臉了。」秦鍾笑道：「他們把我誑了出來，我那裡就肯饒他們呢。我就把他們外間放的一張小竹牀兒，挪在挨他們牀帳的板壁背後，躺在上頭，聽見他們在裡頭唧唧，我在外頭就咳嗽。直鬧到雞都叫了，我這才打了個盹兒。今兒一黑早，老馮起來，一開房門就找我。我只當他要撕打我呢，把我嚇的就要跑，他反倒把我叫住，教我快回來告訴大叔，說張金哥的丈夫，他們那一口子才知道，也認得。」賈珠聽了歡喜道：「這也奇怪了，他怎麼又能知道呢？」秦鍾道：「老馮說，昨日晚上，他們在被窩裡提起咱們審問張家女孩子的事來，他們那一口子說，他當日在青樓的時候，曾遇見過一個年輕的公子，名叫崔文瑞。他父親作過守備的，給他定的媳婦是張鄉宦家的四姑娘，因有人打破了他們的婚姻，他媳婦未過門自縊而死，他也就義不顧生的也尋了死了。以此看來，不是張金哥的丈夫可是誰呢！」

賈珠忙問道：「他可知道這個人的住處麼？」秦鍾道：「我也問他來，老馮說他知道，就離青樓不遠，有一座關帝廟，這位崔相公就在廟裡住著呢。」賈珠聽了，把手一拍，笑道：「妙極了，妙極了！我為這件事躊躇了一夜，誰知道又有這麼湊巧呢。你說說老馮，他昨兒晚上還誇他們那一口子總沒接過客，是個原封貨兒；今兒才頭一夜，可就招承出認得崔相公來了。」

秦鍾笑道：「我看他那個樣兒，就讓他不認得崔相公，也未必就是原封貨兒。」賈珠笑道：「是也罷，不是也罷，俗語說的好，『香油調苦菜，各人心上愛』，只要老馮個人愛罷咧，與咱們什麼相干呢！他昨兒高興，說今兒請咱們到城外望湖亭樂一天，到底是順嘴兒說的謊啊，還是當真呢？」秦鍾道：「是當真的請呢。過會子打了二鼓，他還到衙門裡來，伺候著姑老爺簽押了文書，約會上咱們爺兒倆一同出城去呢。今兒一早就僱了轎子，把他們那一口子送到望湖亭候著，又差了家人備辦酒席去了。」賈珠笑道：「罷了，既是他真心實意的請咱們，咱們也別辜負了他的美意。你一回兒出去告訴潘又安，教他把咱們家的轎車子套上預備著，等老馮來了，我們一同坐上車出城好不好呢？」秦鍾答應了，又坐著說了會子別的話，這才去了。

這裡，賈珠叫過小廝來打開箱子，取了一套新衣穿戴起來，又取了一封蘇元鏢子，命小廝帶上以便放賞。不多一時，林公簽押回了後堂，賈珠便稟知了林公，出城閒玩。林公不好攔阻，只說「早去早回，不可多事」。於是，賈珠帶了秦鍾，走出儀門，早望見馮淵在那裡等候。三人一齊上車，車夫趕起，出轅門而去。賈珠在車上問馮淵道：「老馮，你昨兒說，你們那一口子總沒接過客，他可又是從那裡認得崔守備的兒子來呢？這不是你替他混充正經人麼？」馮淵笑道：「大爺，你何必只是打趣我這個話呢！閻王爺說他生前好淫，所以才罰入青樓的，你也想想，天下有個好淫的黃花女兒麼？不過是他自己害臊，不肯說出他丈夫的名姓，以及他好淫的實跡來罷了，你當我不知道他是個舊貨兒麼？我不過是愛他的風流美貌，所以要買來做妾，無非是取樂兒的意思。聖人云：『人潔己以進，與其潔也，不保其往也。』」正說到這裡，只聽秦鍾大笑道：「馮大哥，你這句話真說的有理極了。明兒日後他又看上了我，我們兩人也那話兒起來，你可又該說：『得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』了，你真是個君子哉。」只見馮淵未及回答，賈珠早喝道：「你又混插嘴了！老馮你別理他，你說你的罷！他到底和姓崔的有緣故沒有呢？」馮淵笑道：「昨兒晚上，我也是這樣追問他來。誰知道他說這位崔公子，乃是個正人君子。他說他原是為了義憤而死的，斷不肯妄貪花柳，只因找不著他的妻子，所以才到青樓來訪求。他只與我們那一個見過一面，敘了敘家鄉住處以及他尋妻的原委，並沒有別的勾當。你們若不信，找著崔公子一問便知道了。」賈珠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這位崔公子真是個可交的朋友了。咱們務必替他成全了好事才是。依我的主意，咱們到了望湖亭，先吃了早飯，秦鯨卿就去辛苦一回，你到關帝廟找找這位崔公子，我們慢慢兒的喝著酒等你。若找著了這個人，一來成全了人家的好事，二來早結了我們的冤案，一舉而兩得，你們說好不好呢？」馮、秦二人齊聲道：「好。」他三人一路同車共話，出城向望湖亭而去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賈寶玉和柳湘蓮，他二人自從離了太虛幻境，便僱了長行的走騾，帶了兩名小太監，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，這一日到了豐都的二十里鋪，住在旅邸。湘蓮向寶玉道：「方今暮春天氣，花明柳媚，咱們只顧一路奔馳，總也未能觀玩。今日業已到了二十里鋪，離城不遠了，依我的主意，莫若先打發小太監們押了騾子行李先進城去找個下處，你我二人換了新衣，緩步遊行，也看看他們幽冥的景致可與陽世同不同，不知你的意下如何？」寶玉聽了歡喜，道：「如此甚妙，我們何不把店小二喚了過來問問，他們這裡可有什麼熱鬧有景致的去處沒有，問明白了再去，也免得咱們跑了腿子。」湘蓮點頭道：「是極了。」於是叫過店小二來，問他道：「你們這裡可有什麼熱鬧有景致的去處麼？」店小二笑道：「二位爺，我們這二十里鋪原是個小地方兒，那裡有什麼景致呢！惟有離城三里多遠，向南有一條岔道岔了過去，那裡有一個望湖亭，前臨大湖，後通街市，楚館秦樓，樣樣俱全，算我們豐都第一勝境。二位爺橫豎要進城去的，不過多繞點子路，也就可以遊玩了。」

湘、寶二人聽了大喜，遂命兩名小太監押了騾子行李，先進城去找了個體面公館，以便赴城隍衙門認親。他二人換上了新衣，算還了店帳，一路上說說笑笑，緩步而行。不多一時，早望見城關巍然，向南果有一條岔道，二人遂由岔道而進。走了約有三里

許，果見一亭，匾上橫書「望湖亭」三個大字。前面一道長湖，碧水澄清，荷擎翠蓋。二人見了，十分歡喜。又見亭邊茶坊酒肆，碧幌青簾，亭上設著幾席桌椅。也有吃茶的，也有飲酒的。

湘、寶二人上了亭子，也就揀了一張乾淨桌兒對面坐下。

走堂的見了，忙送了兩碗茶來，面前又放了四碟果子，無非瓜子、鬆瓢、花生、杏仁之類。二人正然吃茶閒話，忽聞一陣琵琶弦索之聲悠揚入耳。寶玉手擎茶杯側耳聽去，不覺聽的出了神。湘蓮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怎麼又動了凡心了？」寶玉笑道：

「非也，我常念白樂天的《琵琶行》，常恨不能身到九江的亭子上一看，今日不想此亭前臨大湖，彷彿相似，又聽見琵琶之聲，不覺有感。」湘蓮聽了正欲答言，忽又聞歌聲婉轉，迎著順風，字句真切。但聽道：

小耗子，上燈台，偷油吃，下不來，碰的銀燈噹啷啷的響，驚醒了奴家的夢赴陽台。

那一種清脆柔膩之聲，動人魂魄。湘、寶二人聽了，不覺相視而笑，正不知琵琶歌曲聲自何來。方欲尋究，忽見走堂的端了一碗熱騰騰的釀鴨子上來，轉過屏風而去。寶玉見了，便從屏風縫兒裡望後一張，但見後面還有三間正房，房裡走出一個小廝來，將走堂的端的接了進去，依舊退了出來。寶玉便點手將走堂的叫到跟前問道：「這後面的亭子也是你們的麼？」

走堂答道：「正是。這亭子原是官的，我們不過借著賣茶，後面的房子乃是小店自己蓋的，以備安寓來往客商的。今日是我們這裡的一位馮先生在這裡包整酒筵請客呢。」寶玉又問道：

「才剛聽見琵琶響，就是後面房裡彈的麼？」走堂的道：「正是呢。」寶玉又道：「可是什麼人彈呢？」走堂的笑道：「我的老爺，我看你老的年紀也有十八九了，怎麼還是這麼怯呢？彈琵琶的無非是媳婦兒罷了，還有什麼人呢！」湘蓮聽了笑道：

「你莫笑他怯，他本來是大家子的公子哥兒，他可知道什麼叫個媳婦兒呢。」走堂的笑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老何不叫他老見識見識呢？我們小店這正房之後還有三間小敞廳兒，又雅靜，酒席也是現成的，叫兩個媳婦兒來，唱一唱，樂一樂，化不多幾個錢兒罷了。」湘蓮聽了點頭笑道：「你既然說的這樣熱鬧，你就去打掃廳兒去罷，收拾妥了，你再來領我們進去。」走堂的聽著，喜的眉開眼笑的，連忙答應著去了。

這裡，寶玉埋怨道：「柳二哥，咱們千辛萬苦的到此是作什麼來了，你怎麼又高興鬧起嫖來了呢？」湘蓮聽了笑道：「怪不得走堂的說你怯，果然怯極了。難道聽聽曲兒就算是嫖了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雖如此說，我只怕尤三姐姐知道了有些兒不妥。」湘蓮聽了大笑，道：「罷喲！你不用替我操心，我那裡有你那麼怕的要緊呢！」寶玉正欲回言，只見走堂的笑嘻嘻的走來道：「收拾妥當了，請二位老爺進來罷。」於是，二人跟了走堂的轉過了屏風，但見院內車轎俱有，上面三間正房，兩邊六間廂房，旁有一月洞門。走堂的將他二人引進月門，繞到正房的背後，果有三間小敞廳，十分精雅。二人便在中正的桌兒上對面坐下，吩咐走堂的先送上果碟兒，煨了暖酒來。二人先對飲著，候叫了彈唱的人來，再隨便上菜。走堂的一一答應，送上酒果，各自叫媳婦去了。

這裡，湘、寶二人斟酒對飲。原來這敞廳正對著正房的後窗，相離不遠。忽聞管弦頓歇，內中有一人哈哈大笑，道：「老馮，妙極了！你昨兒還哄我說他是初到青樓，尚未學唱，你聽方才的『小耗子上燈台』唱的如何？就是久經大敵的唱手，也不過如此罷了。」又聽一人笑道：「今日原是誠心誠意敬大爺的，大爺既然聽著好，這就是小弟的福氣到了，總望你替我們成全了這件事，日後教你樂的日子多著呢。」寶玉聽了，悄悄的向湘蓮笑道：「你聽見了沒有？這兩個冤桶到底不知是個什麼樣兒的人，這個唱的人又不知是怎樣的個玉天仙兒，待我去在窗戶眼兒裡偷著看他們一看。」湘蓮笑道：「罷喲，看仔細惹出事來。」寶玉搖手道：「不相干，不過是個妓女罷了，難道是誰家的內眷怕人看不成！」

說著，他便躡手躡腳的走到窗根底下，舐破窗紙，朝裡偷著一看。只見正中桌兒上對面坐著兩個少年，衣冠齊楚；兩旁分坐著三個妓女，俱皆衣襟華麗，香豔可觀；東邊的一個面貌有些相熟，一時也想不起是誰來。心下正然驚疑，只見上面坐的少年笑道：「老馮，將來我替你們成全了好事，你可教他怎麼謝我呢？」又見下面坐的少年笑答道：「那也看大爺罷了，要教他怎麼謝，他敢不怎麼謝麼？」又見上面的少年笑道：「我想將來我替你們成全了好事之後，那就有個名分在內，我也就不好意思的了，不若趁著此時尚未定局，你教他坐在你懷裡，喂你一個皮杯兒讓我看著，這麼一樂，就算他謝了我了，好不好呢？」又見下面的少年笑道：「大爺說的倒好，只是太寒碜了些兒，只怕他未必肯呢！」又見東邊的面貌相熟的妓女笑道：

「我不，那是個什麼樣兒呢。」又見那上面的少年笑道：「罷喲！你們不用撇清了，依我說，你趁著小秦兒不在這裡，乖乖兒喂他個皮杯兒，這還是你的造化，過會子小秦兒回來了，只怕比這個更甚的玩意兒還要鬧出來呢，可看你依不依？」又見下面的少年笑道：「是了，大爺不用說了，想來他自己也斷然不肯的，不如我喂他一個皮杯兒你看，也是一樣罷了。」說著，便嚙了一口酒走過東邊來，將那面貌相熟的妓女抱在懷裡，不容分說，搬過臉來嘴對嘴兒餵了下去。

寶玉在窗外看的忘了情，不覺大叫一聲道：「好啊！」哈哈的大笑起來，只聽裡面有人喝道：「什麼人大膽，在這裡偷看呢？」「吱嘍」一聲，窗子早已推開了。兩個少年一齊大怒道：「你們是兩個做什麼的人？在這裡混笑的是什麼？」湘蓮正在獨酌，忽聽有人開窗叱問，便有些兒不悅，忙答道：「你們自吃你們的酒，我們自吃我們的酒，我們笑我們的，與你們什麼相干呢？難道你們還管住我們的笑不成？」只見那兩個少年齊道：「胡說，你們既然笑你們的，為什麼笑到我們窗根底下來了？你瞧瞧這窗紙上的窟窿，不是他戳的嗎？你瞧他的膽子比天還大，還在那裡沒事人兒似的笑呢麼。」湘蓮仔細看時，只見寶玉還在那裡摸著肚子笑道：「嚙喲，樂死我了，我今兒才見了世面了。」那少年大怒道：「你們聽聽，說的好聽不好聽？那裡來的野黃子，也不打聽打聽就在太歲頭上動土來了！」

湘蓮聽了大怒，道：「你們這兩個東西，滿嘴裡混噁的是什麼？」

你們不過是叫了兩個娘子在這裡彈唱罷了，就是我們這位小兄弟，人家在窗下偷著看了一看也不為過，怎麼你們就罵起來了，難道是偷看了你們家的內眷了嗎？」兩個少年聽了，一齊大怒，道：「好個野黃子，越發信嘴兒胡噁起來了。小廝們過去，快把這兩個野黃子拿繩子拴了，帶到衙門裡去！」湘蓮聽了大怒，撲的躡到窗下，揎拳擄袖，勢將用武。

忽見從門內走進一個少年來，忙問道：「大叔怎麼了？什麼人這樣膽大？等我瞧瞧他頭上有幾個腦袋！」湘蓮一見，認得是秦鍾，忙叫道：「來的不是秦鯨卿兄弟麼？」秦鍾仔細把湘蓮看了一看，乃大叫道：「你不是柳二哥麼？」寶玉剛然止了笑，見湘蓮和兩個少年鬧起來，正待也要發話，忽見秦鍾進來和湘蓮廝認，忙也高聲叫道：「秦鯨卿，你在那裡來，教我好想啊！」秦鍾聽了，仔細一看，認得是寶玉，不禁大叫道：

「珠大叔，不用罵了，大水沖了龍王廟了！他就是你們家的寶二叔。」賈珠、馮淵二人聽了，一齊發起怔來。

寶玉便問秦鍾道：「這位到底是誰？」秦鍾道：「他就是令兄珠大爺，你怎麼就認不得了？」寶玉聽了，便一手拉了秦鍾的手，從窗台上跳了進來，便給賈珠請安。賈珠也便將寶玉攬在懷內，兄弟二人大哭起來。這裡柳湘蓮也從窗台上跳了進來，忙與馮淵作揖陪禮，各敘姓名。又將珠、寶兄弟勸住。馮淵忙吩咐小廝另整酒席，回頭一看，早見那三個妓女躲的連影兒也不見了。你道為何？原來夏金桂眼尖，自從賈珠開了窗子叱問之時，他就早已瞧見了寶玉，心中正在驚疑，又聽秦鍾叫出口來，羞的他無地自容，忙拉了他同伴的二人，跑到廂房，把門插上了。

這裡賈珠攬起寶玉來，又與湘蓮敘過了禮，便問他二人的來歷。湘、寶二人遂將跟隨僧、道出家，以及到了太虛幻境之後復來地府求親的話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賈珠聽了大喜，也將自己並馮淵、秦鍾的原委一一的告訴了寶玉。遂喚從人套車，大家早些回府。馮淵忙攔道：「寶二爺、柳二爺今日初到，小弟本不成敬意，不敢攀留。但只是車少人多，難以乘坐，不如先差人回去，替老太太叩喜，先送個信兒，再備幾匹馬來，進城也覺觀瞻些。求大爺寬坐一會兒，索性終了席再回去何如？」

賈珠聽他說的有理，便先差小廝回去報信。

這裡馮淵又命人換了酒席，大家敘禮就坐。馮淵挨次送酒已畢，便問小廝道：「他們三人那裡去了？」小廝向廂房丟了個眼

色，向跟前湊了一湊，低聲道：「夏姑娘請爺說話。」馮淵聽了笑道：「寶二爺、柳二爺都不是外人，怎麼又作起怪來了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他們既不肯見外客，馮大哥也就不必張羅。方才小弟已經在窗外領教過了。」說的馮淵哈哈大笑起來，道：「二爺你可說說，令兄淘氣不淘氣呢！」賈珠聽了也笑起來，道：「不說你自己不尊重，怎麼倒賴到我身上來了。我勸你乖乖兒的把他們叫出來罷，這會子又害起羞來了！」馮淵聽說，便笑著向廂房去了。

這裡賈珠又問秦鍾道：「你找的那個崔公子可找著了沒有？」

秦鍾答道：「已經找著了，他說他身上的衣帽襤褸，不好來見，明日教我把衣服借與他幾件，他穿了，親到衙門裡去叩見去呢。我想，寶二叔此來求親，姑老爺、姑太太斷無不允之理，大叔可就趁著這個機會回明了姑老爺，將馮大哥、崔公子之事一並替他們成全了，三喜臨門，豈不更熱鬧呢！」賈珠點點頭兒。寶玉忙問什麼事？賈珠遂又將夏金桂、張金哥的原委述了一遍。寶玉聽了，吃了一驚，乃悄悄向賈珠道：「我適才瞥見彼婦面龐十分可疑，令聽其名，果然就是他。這可怎麼處呢？」

賈珠聽了，也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認得他麼，你說他到底是誰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他就是表兄薛蟠之妻，生前本不正道，因暗害香菱，自己誤服毒藥而死的。」賈珠聽畢，也就呆了半晌，忽然把腿一拍道：「天網恢恢，我們這個老馮就是為買香菱被薛蟠倚財仗勢白打死的。後來告到閻王案下，稽查冊籍，因薛蟠陽祿未盡，暫將此案懸擱。如今已是生米作成熟飯了，勢難挽回，不如明日將錯就錯的回明了姑老爺，就將夏金桂配了馮淵，以當薛蟠抵命之罪，了結此案。我想薛蟠表弟既有了香菱，何必要此不貞之婦為妻呢？」寶玉、湘蓮、秦鍾三人聽了，齊聲說：「好。」

正在談論之間，只見馮淵面有愧色，訕訕的進來道：「小弟的敬意不誠，我們的那一個忽然受了風寒，心口裡疼得狠了，我只得拿轎子把他們都送回去了。」賈珠聽了，也訕訕的答道：

「這裡也不用他們了，盡他們去罷。」正說之間，只見走堂的帶了兩個妓女進來。湘蓮一見，忙道：「也不用了，教他們也回去罷，一會兒開發你賞錢就是了。」眾人不解其故，問明了緣由，大家又笑了一陣。馮淵便欲留下這兩個妓女彈唱陪酒，賈珠忙攔道：「不必了，我們早些兒吃飯罷，只怕老太太聽見了這個信兒，心裡必定是盼望著急的。」馮淵聽了，便吩咐走堂的：「連後面所用的酒席都一齊開在我的帳上。」走堂的聽了，只得打發兩個妓女去了。

於是，賈珠催著端上飯來，大家吃畢。正在嗽口吃茶，只見潘又安跑的渾身汗津津的進來。先與寶玉請了安，便道：「老太太聽見二爺到了，喜歡的什麼似的，偏偏的王府裡又差人請姑老爺商議公事，衙門裡的各行人役都伺候去了。老太太十分著急，教小的備了幾匹馬來，請爺們早些兒回去呢。」寶玉聽了，忙立起身來與馮淵作揖道謝。於是，大家坐車的坐車，騎馬的騎馬，一齊進城。穿街過巷，也無心觀看路景，一直到了轅門，下了車馬，步行而進。剛到了二堂，只見鴛鴦攙著賈母，顫哆嗦的迎了出來。寶玉一見，忙跪了下去。賈母也不問長短，一把摟住，兒啊肉啊哭做一團兒。賈珠見了，忙命秦鍾先將柳湘蓮讓到書房裡坐。這裡，賈夫人也迎了出來，拉住寶玉也哭了會子。大家勸解了一回，這才攙了賈母，仍到上房。

寶玉重新與賈母、賈夫人、賈珠磕了頭，這才依次坐下。

賈母恨道：「好小子，你在那裡出家去了？如今你到底還是個人是個鬼呢？」寶玉聽了，滿眼垂淚，便將跟隨僧、道在大荒山和柳湘蓮一同修道，以及甄士隱賜香到太虛幻境，見過了黛玉，又來地府求親的話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賈母聽了，這才歡喜起來。正待要問黛玉的光景，只見鳳姐從後面走了進來。

寶玉一見，忙與鳳姐請安，大家又淌了會子眼淚。賈珠見鳳姐來了，也就到書房與湘蓮攀話去了。

卻說賈夫人自從私問了鴛鴦，已知寶玉與黛玉二人並無苟且之行，晚間告知了林公，夫婦二人十分感歎。今見寶玉竟從大荒山修的得了道，找到太虛幻境，又來地府求親，可謂情義兼盡之至。又見寶玉生得儀容秀美，豐致嫣然，心下早已歡喜，只是惱恨鳳姐不該多事，賈母也有些偏處，所以故意的臉上放的淡淡的，並不追問黛玉在太虛幻境的光景，也不承攬黛玉的親事。

賈母忍不住，乃向鳳姐笑道：「好了，我一輩子放不下的心，這如今都放下來了。難為你寶兄弟千辛萬苦的跟著和尚去出家；又難為他雲天霧地的找到太虛幻境，見了你妹妹；又難為他千山萬水的奔到這裡來。將來你林妹妹和你寶兄弟成了親，雙雙的回生到家，不但你老爺、太太有了倚靠，就是我和你姑太太在九泉之下，也是舒心舒意的了。」鳳姐聽了笑道：「可不是呢，前兒我到了太虛幻境，林妹妹還有些兒惱我的意思，我就連玩帶愜的央及他說：『好妹妹，你不用恨我了，這都是我做姐姐的嘴尖舌快的不是了。我明兒到了地府，替你打聽著寶兄弟的下落，那怕海角天涯呢，我總把他找了回來，將功折罪。』誰知道，我這個嘴果然千靈萬應，竟把寶兄弟盼到這裡來了。這也是我的福氣大，造化高，虔心虔意的緣故。如今我也沒有別的話說了，只求姑太太金口玉言，說這麼一句話，一天的雲霧都散了。」賈夫人聽了，故意的冷笑道：「罷喲，姑娘你說的都是些什麼話呢！你寶兄弟現放著金玉姻緣，又是你一力撮成的，今兒你怎麼又說起這個話來了？難道教你黛玉妹妹給你寶兄弟做二房不成！況且他沒造化，已經死了。我們娘兒們正好將來骨肉完整，又回的是什麼生呢！又沒金，又沒玉，又多病多災的，又跟不上什麼寶姑娘，可是為什麼來呢？我也斷然不肯放他回生的。」